

「法」罗歇·尼米埃 著

赵克非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法国当代小说精品

蓝色 装甲兵

蓝色装甲兵

[法] 罗杰·尼米埃
赵克非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7·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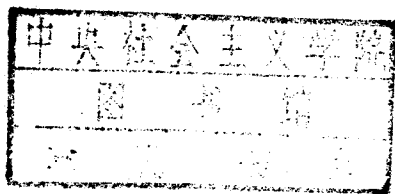
「法」罗歇·尼米埃 著

赵克非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法国当代小说精品

蓝色 装甲兵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7-01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装甲兵/(法)尼米埃(Nimier, R.)著;赵克非译.-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8

(法国当代小说精品)

ISBN 7-5071-0406-0

I. 蓝… II. ①尼…②赵…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795 号

蓝色装甲兵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68326644-2372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625

字数:227 千 印数:1-5000 册

定价:12.80 元

Roger NIMIER

LE HUSSARD BLEU

© Editions Gallimard, 1950

本书列入法国资助的出版计划，
并得到法国外交部及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支持。

Cet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du Service culturel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纪念我的朋友
米歇尔·斯蒂埃弗纳尔

啊，上帝！战争多么美丽，
伴着战歌，
我利用战斗的长长空隙，
把戒指擦得亮丽，
风儿在吹，
裹着你们的叹息。

——阿波利奈尔

目 次

第一部分 故事构成

桑代	(1)
卡塞·蓬蓬	(6)
弗洛朗丝	(15)
圣安纳	(19)
德·福尔雅克	(37)
弗洛朗丝	(39)
圣安纳	(40)
贝尔纳·蒂索	(43)
洛·昂德罗	(44)
德·福尔雅克	(49)
圣安纳	(55)
桑代	(65)
贝尔纳·蒂索	(83)
桑代	(84)
洛·昂德罗	(90)
德·福尔雅克	(94)
桑代	(99)
卡塞·蓬蓬	(100)
圣安纳	(107)

第二部分 城堡

弗洛朗丝	(120)
费芒迪迪埃上校	(121)
德·福尔雅克	(126)

圣安纳	(145)
贝尔纳·蒂索	(149)
费芒迪迪埃上校	(151)
弗洛朗丝	(153)
圣安纳	(163)
洛·昂德罗	(179)
桑代	(180)

第三部分 授奖

费芒迪迪埃上校	(189)
圣安纳	(190)
洛·昂德罗	(193)
圣安纳	(198)
弗雷德里克	(224)
拉涅尔	(229)
桑代	(233)
德·福尔雅克	(258)
桑代	(262)
弗雷德里克	(283)
圣安纳	(286)
德·福尔雅克	(291)
弗洛朗丝	(292)
桑代	(293)

桑 代

我一直以为自己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混下去了。我生为幸福的一代，这一代人距文明世界的末日还有二十年光景。人们把世上最好的礼物给了我们：整整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的对头，几乎都是成年人。这些成年人根本算不了什么。你们的舒适，你们的进步，我们建议你们将这些应用于最体面的集体殡葬仪式。我向你们担保，你们将会需要这么做的。因为，你们将渐渐从这个世界消失，而对这一切喧闹、吵嚷和我们挥动的火炬不明所以。二十年来，你们这些蠢人一直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做着准备，使这个世界上的年轻人相互接近。现在，你们满意了，我们某天来到了战场，自己实现了这种接近。不过，你们无法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段肮脏的历史，这段我勉强敢称之为我的生活的历史，持续了五年的时间。一九四〇年，看到我们被打败了，我极度失望。我长这么大，没人告诉过我说我们会被打败。我当了俘虏，一直到一群笨蛋建立起地下电台。真憋气啊！地下电台建立一个礼拜以后，我逃了出来。那时候，由于缺乏想象力，我参加了抵抗运动。过了一年，我的同伴们又把我弄进保安队^①，准备一起政治暗杀。他们事前告诉我，说这将是严重考验。但我看到的都是孔武有力、肌肉发达而又充满理想的小伙子。英国人快胜利了。海军蓝更适合我的脸色。旅行对年轻

① 保安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当傀儡政府的军事组织。

人来说能长见识。可是，我留了下来。

现在，我穿上了更有人情味的制服，盟军的制服。敦刻尔克^①，索姆河^②，这些历史至少有一个世纪那么久远了。村里的广场上正在举行庆祝会。旋转木马的音乐震得我耳朵疼。尘土迷得孩子们睁不开眼。我也被迷得睁不开眼了。我来到法国这支第一流军队，并非机缘巧合。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气得要死。一九三九年的战争是愚蠢的，抵抗运动是半疯；说到保安队，也不是好东西。我得在这场战争中死去，这要简单得多。我会很容易地死去。此刻，就我一个人，我可以承认这一点：我讨厌暴力。暴力是嘈杂的，不公正的，转瞬即逝的。不过，我还看不出谁能因为我使用了暴力而谴责我。可以肯定，民主党那些人类中吵嚷得最凶的人不能谴责我。他们相信正义。礼拜六晚上，在电影院里，他们多次看到过正义。得给我找个纯种的基督徒来才行，比如一位纳西盎的圣格列高利^③。格列高利坐到我面前，干干净净，落拓不羁，执拗的头上斜戴着帽子。他会用他那一套真理，不动声色地让我感到惊奇。而我呢，我会感到羞愧，心甘情愿地忏悔我的罪行。咳，没人想这么干了。二十世纪了，没有这样的人了。另外，你知道，我到处找遍了，在装甲兵十六团里，没有纳西盎的格列高利。

为了表现我已经变得多么有理性，我只要闭上两眼就行。这时，所有的事件会成串地闪过。我能把那些事件一一分辨出来，谦卑地对它们一一行礼，因为这些事件千篇一律，就像晚

① 敦刻尔克，法国北部诺尔省海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军部队在此被德军围困，后撤往英国。

② 索姆河，法国北部河流，为通往巴黎重要屏障，一九四〇年五至六月，该地区被德军占领。

③ 纳西盎的圣格列高利（329—389），古希腊基督教教父。

上我们走路时经过的一个个水坑。不过要小心：偏一偏头，我们就可能在水坑里看到天上的星。所以，我们的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得依照来自远方的信号行事。

五点钟，我的同伴们起了床。十点，有人到谷仓里来给我检查气管炎。中午的时候，有人给我带来了上校的公告：装甲兵第十六团即将和敌人遭遇。大家都傻笑。我用炼乳、糖、玉米面、一个鸡蛋和一些苹果烧酒，做了一碗脏兮兮的糊糊。大家看着我吃，一脸的厌恶。下午，弗洛朗丝坐着她的吉普车过去了。真遗憾，她是奥莱的情妇。奥莱是个乐天派军官，以为我们下周会像拿破仑当年在耶拿那样打个胜仗。弗洛朗丝不安分，这点倒没让我不快。但对上校来说，这种不安分的毛病是很糟糕的。很明显，上校想露脸。我见到他的时候，真想亲亲热热地拍拍他的后颈，真的，亲亲热热地拍拍。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过来人。那时我十七岁，我姐姐还不拿我当回事，我恼火了。我入了伍。这真不值得。德国人把我们打得七零八落，到敦刻尔克我们才会合在一起。那时候，我们明白了自己的不幸：我们是在外省。就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头发梳得溜光的信基督教的青年，名叫贝尔纳·蒂索，显得格外机灵。他娶了我姐姐，然后就安安静静地等着战争胜利，就像眼下这样。

我这位有耐性的姐夫，我刚才还碰见过。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并非由于不是知识分子才不聪明的……不过，聪明这个东西，我们这个连里的一个军士长，还有上帝和我，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我又来到了广场。一个小笨蛋冲撞了我，我揪住他脖领子，教训了他一番：第一，永远别撞比你块头大的人，因为：A) 撞人显得没教养；B) 会让人说你是乡巴佬；C) 只要找，总能找到比你块头小的。第二，我给他做了个示范，照他下巴

来了一拳，对他如何待人处世，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卡塞·蓬蓬下士这时正从我们面前走过，他什么也没看见。这太遗憾了，因为这个人讨厌我讨厌得要死。

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听旋转木马的音乐。很自然地，我想到了斯特拉文斯基^①和熊舞。几个大兵在我眼皮底下跳着，个个满脸通红，一点也不自然。这个地区小姑娘很多，果园里到处都是。不能说这些小姑娘丑。她们长得是丑，但这些都是洛林^②人，而洛林这个名字太亲切了，得对她们微笑。

我可不对她们微笑。我笑了一次，那是因为两个装甲兵在争着请日尔曼娜跳舞。日尔曼娜是咖啡馆的女招待，一个高个子瘦弱姑娘，长得很美，不过应该说她丑，因为名字不好。亏他们想得出来，为了这么个人打架！要是为了争一个女明星，或是争玛丽-安东奈特王后，倒还可以理解。那样的美女令大部分男人激动：用和玛尔莱娜·黛德丽^③睡觉的办法消遣人类，令人开心，应该刻不容缓地去干。（绝对如此！）可是，为这么个女招待，不值当！当地球上的居民变得有点苛求了的时候，我将变得人道些。可眼下我宁可还当法西斯分子，虽然这有点怪，令人讨厌。

这两个笨蛋一吵，把我作乐的兴致给破坏了。我已开始适应这种娱乐，它已不完全真实，但对节庆来说是必要的。一个名叫斯特拉文斯基的头带大尖帽子的魔法师把它带到了另一个国家，在这里，我是惟一的看客，在这里，没人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如今，我失去了信心。我沿着穿村而过的黑糊糊的小河

① 斯特拉文斯基 (Strawinsky, 1882 - 1917)，俄罗斯作曲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② 洛林，法国东北部地区，曾和阿尔萨斯一起割让给普鲁士。

③ 玛尔莱娜·黛德丽，德国女电影演员，一九三〇年后在美国拍片，二战期间为盟军演出五百余场。

慢步走着。河边上漂着大块大块的面包，我们的军官看了生气，他们爱惜这些东西。这条河不错。河里有我们倒掉的汽油，各种脏东西，还有团里的布列塔尼人吐的大口大口的粘痰。布列塔尼人吐痰的时候，当地农民的小孩子们在一旁观赏。不过，探探身子就能看到自己的脸。这是脸的另一面，这点必须明白。当然，脸色是暗淡的，也是悲伤的。但是，这张脸并不懊恼。它在关注着我们的欢乐与不幸，用事先早已洞悉一切的眼神，盯着这些欢乐与不幸。要是这张脸上那种成竹在胸的样子令我们不快，扔过一块石头把它打碎，那也没什么。它周围会泛起波纹，就像一些理性与道德的光环。

但我需要安慰，我朝我们的装甲车走去。我坐了下来，打开心扉，听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的瓦格纳的作品。一个浑小子碍我的事，我迫不及待地把他打发走，叫他去寻欢作乐。

卡塞·蓬蓬

桑代这婊子养的把拉沃雷打趴下了。

当时，我装作没事人儿似地向谷仓走去。我像个水手那样，晃着膀子，吹着一首军歌。装甲兵和海军差不多，都是些纵欲的汉子，容易发火，想入非非，因为，感情这东西，你必须尊重。

突然，我看到了那个新兵，接着，是贝萨克那王八羔子。贝萨克走开了，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威严地开了腔。

这是个金发小子，也就十五六岁，一看到他我就觉得他讨厌，好像我已经猜到他会折磨我，使我受尽侮辱，吃尽苦头，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似的。我问他叫什么：

“嗨！小家伙，来，先说说你叫什么？”

他告诉我：

“圣安纳。”

我说：

“嗨，什么圣不圣的，扯淡！”

当个真正的头儿就得这样：得机会就说句笑话，该瞪眼的时候就得瞪眼。

我掏出小本子，连本子上也尽是油污。我舔了舔铅笔尖，写上：圣安纳。事后回想，就在这时候，我应该朝他鼻子底下来一拳，叫他走人。在我们这里，就该这么办，我们这里没地方搁像他这样的小瘪三。我们这支军队，是法国军队的精华，不是让小流氓来混事的。可是没有，妈的，我不但没这么干，

反而用手亲热地拍了拍他肩膀，把他带了回来。我像个大哥哥那样告诉他：

“这儿，你可以说，这个团也就他妈那么回事。上校泡着那个群工助理，她呢，又和团里的一些人乱来。前线吗，我们是不去，这是我这个中士对你说的。我们在二线，可是要注意！那些出身高贵的先生，可是在那里趴在地上坚持着呢。要是他们偶尔惹了你，你就来找我，听见了吗？”

那个小家伙，他跟我说他是和贝萨克一起来的。他开始让我发火了。因为，他一个新来的人，可以犯傻，但不能过分。听他那口气，这个贝萨克简直神了，是个超凡入圣的家伙。我小声对他说：

“闭嘴。我告诉你，这都是些装腔作势的家伙。贝萨克，马克西米扬，屎尿一堆，还有上校的那个弗洛朗丝，我统统没放在眼里。另外，我可要升下士长了。今儿早晨中尉还跟指挥官说呢：卡塞·蓬蓬，他要升下士长了。怎么样，傻小子，你说我是不是挺开心？”

我把他带到装甲车旁。第二分队那帮懒虫正在阴凉处卷烟。我告诉这个新来的人，不要跟他们往一块凑。我告诉他我是怎么回事：不苛刻，但一切照章办事，是个真正的头儿。那些装甲车都很讨厌。让人厌恶。几个礼拜没人动过了。我为这个感到羞耻。我对他说，好吧，你从这辆车开始干吧。你用水把车擦干净，并就在那边；然后，再用刷子把轴上的泥刷掉。傻小子，那把刷子已经使得够呛了，比女群工助理的那个地方磨得还厉害，所以你得爱惜点儿。有些地方你得抹点儿润滑油。润滑油嘛，跟那家伙要，就是在那边躺着晒太阳的那个。我给他指了指埃尔纳斯坦。埃尔纳斯坦脸也不刮，醉醺醺的，第二分队的爷儿们都一个德性。擦完了以后，我又对他说，你再用破布把里边随便擦几把。我不要求擦得锃亮，干净了就

行。倒霉蛋，干吧，我接着又说下去。自从贝萨克和其他几位老爷当上下士以来，你就甭指望这些装甲车干干净净了。要是中尉愿意，这些人就都是他的腿子。啊，我把这也事先对他说了。有了你们这样一帮出身高贵的人，整个分队正在变成一座妓院。嗨，这小子，他竟一句话也不说。

我告诉他怎么擦车。我告诉他怎么敬礼。对他来说，我就是个爹，一个真正的爹。

“作为一个下士长，就像我，我不要求每次见面都给我敬礼，不用。早晨一次，集合的时候，晚上一次，这就行了。白天，你有礼貌地点点头就可以。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得立正站着，恭恭敬敬。这就行了。”

我进了小咖啡馆，张望了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个请我喝杯汽水的人，可一个也没有。满屋子都是二连的那些畜生。二连的那帮家伙，让我打心眼里讨厌。于是，我转到洗衣池那里，洗我那些手绢。我就纳闷儿，一个下士长咋就不能有个勤务兵？可是，在一个妓院似的团里，什么都他妈一团糟，你用不着觉得奇怪。

要是我知道我正面临着一场风暴，知道那些倒霉的事正向我压来，我就不会这么闲逛，就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断送自己在军队中的前程了。不会，我会为消除这些厄运而奔波。我能够躲过这厄运，因为，当一个中士和命运搏斗的时候，他是能获胜的。

于是我悠闲地往回走，可以说，灾难是无声无息地落在我头上的，就像他妈一条蛇一样。那个新来的小子干得可真不错，是啊，真是不看不知道。我当然火了，气得半死，朝那口井走去。贝萨克那王八羔子正在跟他咬耳朵，我听不出说的是什么。好啊！我说。我冲了过去，告诉他，他是个什么东西。

“你先生想摆少爷谱儿。你先生可能以为人家很欣赏你呢，